



# 哲学视阈下的 信息化战争实质研究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of Information War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康兰波 等 著



# 哲学视阈下的 信息化战争实质研究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of Information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潘世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实质研究 / 康兰波等著  
.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3  
ISBN 978-7-5520-3803-3

I. ①哲… II. ①康… III. ①信息战—研究 IV.  
①E86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69298 号

## 哲学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实质研究

---

著 者: 康兰波 等

责任编辑: 包纯睿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mailto:sassp@sassp.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23 年 9 月第 1 版 202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3803-3/E·035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立足“能战方能止战”的辩证法，本书力求从哲学最高普遍性上探究信息化战争实质，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研究采用中国学者邬焜创立的信息哲学理论，对信息化战争实质及其相关哲学和军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为信息时代的战争终归是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发展的必然形式，应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下备战，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看战争，确立面向未来、开放动态的大战争观。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绪论 / 1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新形式与新形态 / 15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及其多种表现形式 / 15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息时代新形态 / 23
- 第二章 哲学视阈下的“信息” / 49
- 第一节 信息哲学对信息本质的概括 / 49
- 第二节 信息哲学对信息形态的分类 / 58
- 第三节 信息哲学关于信息的特性和功能 / 62
- 第四节 信息哲学关于信息系统的一般模型 / 68
- 第五节 邬焜信息本质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 71
- 第三章 哲学视阈下的“信息化” / 75
- 第一节 关于“信息化”概念的一般理解 / 75
- 第二节 标志现实世界系统性变革的“信息化” / 83
- 第三节 作为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范式的“信息化” / 103
- 第四章 哲学对战争和信息化战争实质初解 / 110
- 第一节 以往思想家对战争实质的研究 / 111
-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实质探议 / 123
- 第五章 关涉“信息化战争实质”的两大哲学问题 / 145
- 第一节 信息化战争复杂的“主-客体”关系 / 145
-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全新的“人-物”关系 / 167

## 第六章 关涉“信息化战争实质”的两大军事问题 / 178

### 第一节 信息化战斗力体系探析 / 178

###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制信息权”辨析 / 197

## 第七章 全面把握信息化战争实质 / 219

###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战争终归是信息化战争 / 219

###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三大创新层次”探析 / 227

### 第三节 信息化战争是信息时代的人民战争 / 248

## 结论 / 266

## 附录 / 286

### 附录一 钱学森系统思想与“信息化战争”概念 / 286

### 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多种表现形式 / 293

## 参考文献 / 315

## 后记 / 321

# 绪 论

2015年5月公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其实，早在大约20年前，钱学森就提出了“信息化战争”的概念。那是在1995年的国防科工委首届科技学术交流大会上，钱学森在其书面发言中指出：“在现阶段和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式为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sup>①②</sup>习近平指出：“面对信息化战争快速发展的大势，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创造。要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但也要防止生吞活剥、食洋不化。”那么，什么是信息化战争？如何在准备和应对信息化战争中防止生吞活剥、食洋不化？这都需要对“信息化战争”有既科学合理又独到深刻的理解。

然而，从目前掌握的大量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军事或技术角度来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助于军事部门的快速转型，但若要摆脱总是跟在别国后边亦步亦趋的被动状态，打破别国在军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定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就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信息化战争实质进行哲学反思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关于信息化战争的现有研究成果

目前对信息化战争加以深入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现有信息化战争已经表现出来的各种端倪中来描述、刻画信息化战争实质或特点。另一类则是主要从复杂性科学(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入手，来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战争模型。

---

① 汪维余、杨继军、李合生：《信息化战争论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② 关于如何更全面理解钱学森的这一定义，本论著主张在钱学森系统思想指导下加以理解，反对将“信息化战争”仅仅作为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来对待。参见本论著附录一。

在军事和技术的视阈下来研究信息化战争,是深入把握信息化战争实质的极其重要方面,也是具体展开信息化战争、实施信息化作战的必要前提。没有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信息化战争的深入研究、操作建模,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无疑都将会成为空中楼阁、痴人说梦。

### (一) 军事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

从军事视阈研究信息化战争,主要表现为从现有几场被公认为属于信息化战争的外在表象出发,即通过介绍、分析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等,来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实质和特征,并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第一,信息化战争是信息时代的崭新战争形态。它是继木石器战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形态之后的一种全新战争形态<sup>①</sup>。

第二,信息化战争与信息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息化战争是战争形态,而信息战则是战争形式。二者关系是“在信息化战争中,不仅有信息战,而且有火力战”等作战形式。而信息战既存在于信息化战争中,也存在于机械化等战争中<sup>②</sup>。

第三,信息化战争的主要特点:一是信息化战争以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为其物质基础<sup>③</sup>。二是信息化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信息优势,抢占信息高地,夺取制信息权”<sup>④</sup>,而这似乎已成为“敌对双方对抗的焦点”<sup>⑤</sup>。三是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时间“迅疾短促”;作战空间“超大无形、领域广阔”<sup>⑥</sup>,甚至是“全三维立体的”<sup>⑦</sup>。四是在信息化战争中,各作战单元行动一体化,甚至还要综合运用心理战、军事欺骗、电子战,以及摧毁敌方信息系统等多种手段,直至“控制敌人的思想和行动”<sup>⑧</sup>。五是借助 C<sup>4</sup>ISR 系统,开辟非接触交战<sup>⑨</sup>、高精度打击<sup>⑩</sup>等多种作战行动样式。六是“信息化战争具有‘软’‘硬’化互为促进的发展趋势”,二者“竞相发展,难分主次”<sup>⑪</sup>。伴随信息化战争实践的全面推进,新的发展趋势是“信息化装备构成复杂,信息化作战样式多变,装备与战法的结合奥妙无穷”<sup>⑫</sup>。

① 汪维余:《信息化战争哲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0页。

② 刘伟:《信息化战争作战指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⑤⑥⑨ 程勤:《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决策和信息》2008年第6期,第44页。

④ 巨乃歧、王建军:《信息作战的本质探析》,《求实》2006年第1期,第200页。

⑦ 郭若冰、邬鹏、李景卫:《信息化战争的新特点及启示:由实体摧毁变为体系破击》,《学习时报》2013年6月3日,第7版(军事国防版)。

⑧ 曲磊:《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及其要求》,《国防资料信息》2009年第5期,第30页。

⑩ 于峰:《信息化战争复杂性初探》,《战术导弹技术》2011年第6期,第106页。

⑪ 王辉:《信息化战争是“软”战争吗?》,《国防科技》2002年第6期,第78页。

⑫ 王握文:《用工程化方法解析未来战争》,《解放军报》2010年7月8日,第12版。

## （二）技术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复杂性科学入手,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战争模型。主要观点有:

第一,复杂性科学对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具有指导意义。复杂性科学是认识或处理复杂性问题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各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各科跨学科研究、复杂系统理论等<sup>①</sup>。在信息化战争形态下,“军事理论的基本概念中增加了两个来自复杂性科学的概念群,一个以信息概念为核心,一个以系统为核心概念”,而基本的军事原理都需要用这两个概念来阐释<sup>②</sup>。

第二,信息、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渗透,不断放大着战争复杂性。战争系统本身就是复杂系统,但信息科学技术却极大地增加并强化了“战争系统的多样性、异质性、关联性、非线性、不确定性,也就是战争的复杂性”<sup>③</sup>。而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非线性、涌现性和流动性”<sup>④</sup>等多个面向。

第三,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对信息化战争复杂性及其具体作战形式进行建模研究。在复杂性科学指导下,构建出合理的信息化战争系统模型,通过引入涌现性、混沌、非线性等新概念,以新的建模和仿真方法,在计算机中用战争系统的“基因”构建起模拟战争实验系统,为研究信息化战争奠定基础<sup>⑤</sup>。

第四,以系统思维扬弃非系统思维。与复杂性科学相对应的是还原论科学。尽管还原论科学并未直接成为机械化战争系统的构成要素,但还原论却深刻影响着军事理论<sup>⑥</sup>。像机械化战争的“要素型军事思维正是还原论的典型代表,其他的如单向型、封闭型等也跟还原论密切相关”<sup>⑦</sup>。而信息化战争所表现出的“非线性、涌现性和流动性”等特有形式迫使人们“不能简单地采用传统还原论方法”,而是要以系统思维扬弃非系统思维<sup>⑧</sup>。

## 二、从军事和技术视阈研究信息化战争的意义

以上两大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研究,其实是互为前提、相互支撑、互为补

① 苗东升:《复杂性科学与战争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6页。

②③ 苗东升:《复杂性科学与战争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0页。

④ 赵晓哲、郭锐、杜河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信息化战争研究》,《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2005年第2期,第5页。

⑤ 胡晓峰:《战争复杂性与信息化战争模拟》,《系统仿真学报》2006年第12期,第3572~3573页。

⑥⑦⑧ 苗东升:《复杂性科学与战争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1页。

充的。军事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研究,往往借用复杂性科学的相关术语和思维方法,像对信息化战争中“信息系统”的描述、对信息化战争“复杂时空结构”的分析等,都蕴含着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法。而复杂性科学视阈下的信息化战争研究,也离不开军事视阈对战争、信息化战争的刻画。即便是对信息化战争的模拟,也无法离开对已经演示过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美军及其军事动态的高度关注<sup>①</sup>。在信息化、网络化等技术基础上,根据复杂性科学来对未来信息化战争发展趋势加以前瞻性预测,更是离不开军事的视野<sup>②</sup>。事实上,不管是从军事还是从复杂性科学视阈来研究信息化战争,对于全面把握和积极应对信息化战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澄清了信息化战争与信息战的层次关系。军事和复杂性科学角度不仅定义了信息化战争概念,还指出了信息化战争虽以信息战为作战形式,但二者却具有战争形态与战争形式的层次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只注重对战争具体形式加以分析研究的经验主义倾向。

第二,揭示了信息化战争的大体样貌特征。认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力量是信息化军队;主要作战工具是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主要战场是具有复杂时空结构的信息化战场,并在全时空条件下展开较量;主要作战形式是围绕争夺“制信息权”而展开的包括信息战在内的多种作战形式及其现实匹配。此外,信息化战争还开辟了非接触交战、高精度打击等作战行动样式,将软性化打击与硬性化摧毁紧密结合,以复杂多变的作战形式展现出一种体系化、一体化、联合式,注重战略控制的战争新形态。这些对信息化战争样貌特征的揭示,有利于人民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也为深入思考信息化战争提供了依据。

第三,确立了打赢信息化战争应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将复杂性科学引入信息化战争及其相关模拟研究,揭示出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战争本身所具有的非线性、涌现性和流动性等复杂性特征,要求在准备、应对信息化战争中扬弃还原论思维方式,树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具有整体性、开放性、非线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的系统思维。

第四,为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了军事和复杂性科学支撑。信息化战争属于前瞻性、设计谋划型战争。过去的战争经验、别人已经打过的信息化战争,尽管可供借鉴,但无法为下一次战争提供固有的作战模式或具体方

① 胡晓峰:《战争复杂性与信息化战争模拟》,《系统仿真学报》2006年第12期,第3572、3576页。

② 袁秀丽、周谷、翟志国、彭翔:《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信息化研究》2014年第1期,第8~9页。

法。而从军事和复杂性科学视阈直接研究别人打过的信息化战争,从中发现这种战争的特点,所依据的科学技术理论和所运用的思维方式特征等,最起码也为了解这种战争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也就有了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的切入点。随着相关领域更深入的研究,定会形成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独到理论和实践,从而打出能够诱敌深入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

第五,为人民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落后就要挨打。在强国军队迅速向信息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人民军队也必须加快自身的信息化转型。在辩证法看来,军队的信息化转型,并非在信息化战争总体设计、信息化武器装备、信息化人才配备等一切都成熟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而是如同在水中学习游泳一样,是在边学习、边谋划、边设计、边摸索、边磨合、边领悟等的综合实践过程中来实现的。所有这些“水中学游泳”的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从军事和复杂性科学视阈对信息化战争的深入研究和指导。

### 三、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及其深层次哲学问题

以上从军事和技术视阈对信息化战争的研究,虽然对信息化战争做了深入刻画,对指导人民军队的信息化转型和积极应对信息化战争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使人民军队真正摆脱其他军事强国对信息化战争的创新垄断,摆脱总是紧跟在这些强国后面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就有必要超越单纯从军事和技术视阈来理解信息化战争。

(一) 单纯从军事和技术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所具有的不彻底性

单纯从军事和技术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虽然有助于把握信息化战争及其特点,对打赢信息化战争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但从哲学的最高普遍性上看,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彻底性。

#### 1. 难以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确立起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信息化战争既然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那么其“新”就绝不会仅仅新在武器装备、军队样式、作战方式、战场面貌等外表。它的“新”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否则它怎能被称为全新战争形态?而这种由内而外的“新”,不是别的,正是支撑起这种战争形态的哲学基础之新,即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近代以来支撑机械化战争的哲学基础,除了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之上,将世界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的哲学之外,“人是机器”这一哲学观念,更是不容忽视。在这样的哲学中,信息几乎没有其独立的位置,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在决定论或还原论思路中被理解。至于“人是机器”,正如哲学家福柯曾分析的,把人还原为机器,并以操作管理机器的思路和方式来

加以操练,使之发挥出大工厂般的作战效力,这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sup>①</sup>。当然,不管是近代以来的“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哲学,还是“人是机器”这类哲学观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人对自身及其本质力量的觉醒,即试图通过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来有效开掘自己的本质力量。然而,受当时认识条件限制,人们将自己的这种本质力量主要理解为某种需要由某些机械化规范来加以整合的“体力性”活动,而没有真正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信息创造活力。

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科学技术不仅构成支撑信息化战争的科学技术基础,而且为扬弃近代以来支撑机械化战争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条件。随着“信息”在哲学中的显著地位日益明朗,人的本质力量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信息创造上面,确立“物质和信息”双重世界复杂相互作用的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新图景,正日益成为人们以新的眼光看世界、以新的思路理解信息化战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提。在这样的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图景中,信息依附着物质,精神属于信息的高级形态,人则通过实践活动以创造新信息来展示和确立其本质力量,并由此证明他是最杰出的信息创造者。这些哲学思想和观念对打赢信息化战争来说已极具启发性。相反,如果仅仅局限在军事和复杂性科学视阈,而不对近代以来支撑机械化战争的哲学基础加以扬弃,那么人们对待世界、对待人、对待战争等的根本态度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在军事实践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应对机械化战争的思维逻辑来应对信息化战争,致使“打赢”成为虚幻。

## 2. 难以为军民深度融合奠定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信息化战争并不仅仅就是信息化武器装备、信息化军队、信息科学技术等的对抗,而是涉及全社会每个部门、每个领域,甚至每个人的殊死较量。要应对这样的战争,一定要有打赢信息时代人民战争的大战略、大谋划。因为新的世界观已经告诉我们,“人是最杰出的信息创造者和信息实现者”。人的信息创造活力是最宝贵、最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只有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才能用好这一鲜活战略资源,也才能持续不断地探索出形式多样、深刻高效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一体化机制,使全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相反,单纯局限在上述两大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无形中让人误以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只是军事或国防科技等部门的任务职责,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部门没有关系,与普通百姓更是毫无关联。这样一来,即便党和国家已经

<sup>①</sup>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54~155 页。

将军民融合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但存在上述这种“无形误解”,以致人们难于打破传统的部门利益与部门意识等桎梏,于是在现实实践中便会给军民融合带来“貌合”而“神不合”等“融”不自然、“合”不自在等问题。

### 3. 难以跳出信息化军事强国预设的信息战圈套

信息化战争确实离不开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但单纯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信息科学技术,以及对这些装备技术的运用,却并不能全面反映这种战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将信息化战争还原为运用信息科学技术、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战争,甚至以为掌握了这些科学技术知识,能够运用这些武器装备作战,就是具备了信息化战争能力。其实,这样的认识很有可能陷入信息化军事强国所预设的信息战圈套。因为,其一,对于信息科学技术、信息化武器装备,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依然是属于别人的。依靠购买、仿制、模仿别人的技术和装备,极有可能被别人暗中预设攻击或控制等后门,从而达到对这些技术和装备的更高层次控制和使用。伊拉克战争、对伊朗武器库的攻击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其二,信息化军事强国不断创造出一些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似乎其总是领先,于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军队不断追赶,从而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占用和浪费。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味着某种战争的失利,更何况当落后国家还没有追赶上这些信息化军事强国之时,这些军事强国又有了更新的“花招”。正如《环球时报》曾报道的,当人们正忙于转型、追赶、准备、应对信息化战争之时,美国等军事强国又接连研发出并转而大力试验和运用多种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与武器,从而拉开“智能化战争”的帷幕<sup>①</sup>。为什么这些军事强国会如此把握战争主动权? 单纯是技术领先、财力雄厚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其心目中,信息化战争也好,智能化战争也罢,它们最实质性的东西都并不单纯地投射在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等“器物”上,而是更主要地投射在人及其信息创造的活力上。而这恰好反映出其在对待、开掘、组织“人”的哲学思想上的信息化战争实力,以及对那最终极“制信息权”的掌握。

#### (二) 单纯从军事和技术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所暴露出的哲学问题

上述单纯从军事和技术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也暴露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哲学问题:

第一,在哲学观上,长期蔑视哲学,导致对信息化战争缺乏深入的前提性反思。

大量的文献资料是从技术和军事视阈来理解信息化战争的。这一方面

<sup>①</sup> 李杰:《“智能化战争”正扑面而来》,《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0日。

是由于信息化战争首先表现在这两大领域,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哲学上的保守落后。长期以来,不少人从“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发展到后来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终陷入对科学技术的极度迷信之中。对于哲学,人们的普遍心态是不实用,因而尽可能地加以回避和蔑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哲学被等同于某种僵化的政治性说教,甚至以为哲学就是哲学教科书上的那些原理和知识点,而这些原理和知识点仅有应付考试的功效。在现实实践中,用哲学来思考问题,至多也就是套用上相关的“词句”和所谓“要辩证地看某问题”等固有模式。出于这样的潜在思想和意识,面对信息时代的新战争形态,人们自然不屑于对信息化战争展开更深入的哲学性思考,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军事或技术上的深入研究。

当然,信息化战争确实首先是通过军事和技术领域上的成功表现出来,并为世人所知晓的。它使人们认识到这样的战争就是通过信息对机动、打击、升降行动实施高精度控制的战争,就是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及其相关理论展开的战争形态。但是,这种战争形态能够被设计并大规模实施,除了军事和技术的设计之外,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能够支撑起这种战争形态的雄厚强大的信息创新活力。而且这种创新活力还在不断地突破现有界限,不断地突破其设计者自身的界限,并以加速更新的态势演变着。可以说,这背后的推力恰恰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单纯从军事和技术上难于组织起来的,它要靠全社会每个人的内生力量来凝聚和喷发。

呼唤、激发出每个人的内生力量,需要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来为每个人的这种内生力量及其合理合法性奠定最坚实的信念基础。这就需要哲学站在“形上”的高度,展开大量的批判反思性工作,否则这个信念基础便是不牢靠的。

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sup>①</sup>这表明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其实是人所面临的最终极性的问题:实是为什么为实是。这里的“实是”,按照译者的注释,又可以被理解为“存在”或“有”。由此可见,哲学实际要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人在世界中的生活就没有根基,人的一切活动就显得毫无道理。哲学的这种问题意识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它表现了哲学所独有的追求纯粹、为一切奠基的精神。

<sup>①</sup>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6 页。

沿着哲学的这种精神,面对信息化战争这种全新战争形态,哲学的批判反思自然要深入“信息化战争之所以为信息化战争”之类的问题。只有较为完满地解决了这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来应对这样的崭新战争形态,方能打出独具自身个性的信息化战争,否则,仅仅在技术、军事层面上应对这样的战争,难免陷入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局面。

第二,在世界观上,多数学者尚未超越“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传统世界观模式。

在技术和军事视阈下理解信息化战争,也折射出多数学者在思考信息化战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在“物质-精神”二元对立世界观中来看待这一新型战争形态。也就是说,在理解信息化战争问题上,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沿用这种自古希腊时代起就一直被奉为信条的前提立场和思维框架,即世界万物最终可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现象。物质现象具有客观实在性,精神现象具有主观不实在性。除此之外,再不存在别的现象。至于信息现象,多数学者其实并没有去考虑它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因为仅仅从技术和军事视阈理解信息化战争是根本不需要去做如此深入细致的思考的。在他们看来,信息化战争尽管改变着以往战争的时间空间结构,改变着以往战争的所有战法和样式,但是这些改变都仅仅是由科学技术带动的军事理论、军事实践的变革,这些变革至多也只是带来人们关于战争观念的深刻变革。至于思考信息化战争的思想前提、出发点或者立场等,除了极少数学者之外,多数学者其实并没有对其提出大的疑问。

然而,要真正理解这样一种区别于以往人类一切战争形态的全新战争,需要打破以往的世界观格局,对以往思考战争的世界观前提加以反思批判,构筑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立场,理解信息的深刻本质、信息化的独特性质,以及信息化战争的深刻意蕴等。

第三,在信息观上,几乎所有学者都将信息理解为一种现成存在,没有看到信息与人的内在联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信息化战争就是围绕信息而展开的战争,其中信息科学技术对于研发信息化武器装备、创新信息化军事理论、培养信息化军事人才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美军已经给世人展示过的几场信息化战争来看,好像也确实如此。可细加分析,信息化战争所要发现、利用、传递、贮存、攻击等的信息,究竟是从何而来呢?类似这类问题,似乎在军事和技术视阈下是无须深入考虑的问题。然而,从哲学视阈看,这类问题似乎属于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的“元问题”。因为信息化战争中的信息有可能是在战争中自身显露出来的,但更多更复杂的信息,甚至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的知识信息、

创新信息等,都很有可能是人们创造、挖掘或发掘出来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这些都紧密地和人的信息创造内在相关联。

如果仅仅把信息看成一种现成的东西,信息化战争就是围绕这种现成东西来组织,那么人在信息创造、信息开掘、信息利用等方面的内生力量将难于被呼唤激发出来。这样,即便掌握了再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终将难于维持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不竭动力。信息化战争因信息本身的复杂多样及其快速流变,而成为最善变、最复杂多样的战争。那种静态地模仿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做法,只不过就是在以传统机械化战争的思路,来仿效信息化战争,其“形似”而“神不似”的状态,不仅会消耗掉自身的大量力量,而且会中了别人信息战的圈套,即以某一看似合理的信息,来诱导并消耗掉敌方的大量军力,从而达到制胜目的。冷战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不就是诱导苏联将大量军力和国力消耗在了投入巨大、收效漫长的太空军备竞赛之中吗?而美国却在这一过程中开辟出了信息网络的全新空间,并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不仅如此,它甚至还为全世界演示出种种信息战的新打法,如同一场场商业广告秀,让全世界为之眼红。苏联不仅国力被耗费,引发严重的民生问题,最终在多因素作用下走向解体,而且在准备和应对高技术战争中还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可见,信息化战争绝不单局限在军事和技术的视阈,对信息的创生、把控、操纵、散布、加工、传递、使用等,其背后都有着人的信息创造及其质量与效能,而这恐怕是打赢信息化战争最不可忽视的。

基于上述理解,本论著试图在军事和技术研究基础上,在哲学视阈下来深入思考信息化战争,目的并不是要去取代或否定军事学家、军事专家、技术专家们的卓越成就,而只是力图为这些专家的积极探索,特别是为他们关于未来战争的谋划、设计、构想等艰辛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奠定较为坚实、动态开放的哲学基础,让他们在打赢信息化战争最前沿的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不仅具有新时代现实实践的价值蕴含,还具有信息时代哲学理论支撑的理性蕴意。

本论著包括绪论和七章基本内容,以及最后的结论部分。除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其余七章,前三章主要是信息化战争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分析,以及在这样的世界观理论基础上对信息、信息化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以便为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做出某种哲学理论上的铺垫。第四、五、六、七章是论著的重点,主要从不同方面、不同进路来理解信息化战争及其实质。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与本论著主题直接相关的附录,分别对论著中的某些问题做出补充。